我思

一个奇迹的诞生

吴思妤

有时候，你会发现，奇迹之所以成为奇迹，往往是精神与力量的互相碰撞后的结果。比如，大运河，比如，大运河与南排河交叉点的倒虹吸工程。

没到这里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河下面还能走一条河。其实，看了以后，很长时间，我也是懵的。左看看静静流淌的运河，右看看若无其事的南排河，各走各的路。谁会知道，就在我们脚下，有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进行着。

在新建成的博物馆里，我凝视着一张照片，久久无法挪动。这是一张当时的建筑场面。没有我们熟悉的大型机械，汽车、吊车、起重机、滑轮……这些都没有，扁担、小推车、独轮车、马车是最常出现的工具。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人，还是人。陡峭的河坡，前面拉车的是人，后面推车的是人；整个河道，挖土的是人，抬土的是人；抬头看，最高的坡顶是人，低头看，最低的河湾内也是人。

隔着年代，即使是一张简单的黑白照片，我都能呼吸到当时紧张的气氛。这个工程，在当时来说，太异想天开了，太过于浩大了，太难为人了。我相信，当时主持建设的人，必然也是心里有些敲鼓的。可是，当工程真正开始时，没有人退缩，没有人再质疑这个工程能否做出来。人们肩扛手推，挖河道，挖隧道，用最原始的铁锹，一锹一锹地挖。没有石灰水泥，就用马车从太行山拉过来。迈过一条条河流，走过一条条山路，闯过一条条关口，那些努着劲儿向前走的马儿啊，怎么会想到，自己是在创造一个奇迹。

运河也惊讶。上一次看到这样壮观的情景，大概是在隋炀帝主持挖掘运河时候吧！作为一条人工河，对于人力的使用并不陌生。可是，人的精气神儿是骗不了饱经风霜的历史河流的。曾经，运河看到的人们，是在皮鞭的驱使下，用眼泪、用血肉、用生命挖掘出来的，河水的味道，都是苦涩的，带着血的腥气。哪怕千百年来，都无法冲刷掉。

可是，这一次，运河看到的，是一股子劲儿，是拧到一起，千百个人当成一个人使的劲头。20世纪60年代，在母亲的记忆中，还是缺吃少穿的时候，称得上穷困的生活，吃不饱或者说吃不好的肚子，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可这又如何，在这些人脸上，我看不到勉强这个词。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亮光，每个人的嘴角都是上翘的，每个人的手都是在使着十足的力气。没有人在后面催促，所有的一切，都是人们心甘情愿贡献着。包括力量，甚至，包括生命。

当人下定了决心，一条河都能创造出来，更何况，只是从一条河下面再挖出一条道来。于是，一条堪称奇迹的倒虹吸工程，就呈现在了人们面前。据说，当年李先念总理曾带着外国友人来参观。这我能理解，换了我，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能够建成如此浩大且先进的工程，我也想显摆一下，想让外国友人看看，我们的国家，是有力量的，我们的人民，就是力量的源泉。

面对波涛汹涌的洪水，有的人，建成了诺亚方舟，拯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有的人，三过家门而不入，把一生奉献给了拯救老百姓；有的人，选择正面迎上，硬生生凭着人力，给洪水上了一个辔头，拉着它乖乖地换了一个方向。从此，洪水变得温顺起来，那颗奔放的心，沉静下来，顺着挖好的河流，唱着歌一路前行，投进大海的怀抱。

今年雨水充盈，站在南排河的堤岸上，河水悄然涌动着，在我的脚边反复试探着，一点点靠近。很快，就打湿了我的鞋面。一只野鸭子“嘎嘎”叫着扎进水里，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荡漾着，最后，散成一个硕大的虚无。抬头前往，弧形的闸口正静静地伫立着。里面，2.5米的深处，藏着一个南排河与运河共同的秘密。历经沧桑岁月，看过无数悲欢离合的古运河，与年轻的兄弟，同样人工挖掘出来的南排河，在交叉的瞬间，会说什么？会哭？会笑？或者，会共同赞叹一个奇迹的诞生？

侧耳细听，涌动的河水，正在告诉我它们的悄悄话。

你相信奇迹吗？你信。我也信。

汉诗

运河诗篇

高英英

一船明月到沧州

大鱼故欲惊人梦，
跃出船头水有声。
——《新桥夜泊》[明]瞿祐

一只船有着巨大的腹舱
吞下北上的稻谷、南下的盐
和卫河二百里的月光

巨鲸一样的船只汇聚成川
留下两岸的繁华和远行人的乡愁

多少轮月影被船桨击碎
多少件瓷器沉入水中

多少人从这里不断经过
变换着样貌和出身

从朗吟楼到清风楼，中间隔着几个码头
一只船靠了岸，抬脚走进的是唐宋还是元明

朗吟楼

时当凤历三秋后，
人到鲸川八景中。
——《至长芦》[明]瞿祐

运河有自己的速度和频率
你可以用时间换算距离
用丝帛换算稻米
用号子声的高低换算滩流缓急

两岸有数不尽的繁华
河水是流动的时间轴
悄悄计算不断消失的东西

曾经繁忙的河道
几只游船悠闲地漂过
仿佛这运河也历尽沉浮
有了归隐之意

灯火亮起的地方
又是一番热闹景象
散去的人群再次聚集

那年明月下有我的前生
我正在朗吟楼上
听时间落水的回音

南川楼

人物忽喧哗，
临流见市廛。
——《过良店》[明]瞿祐

一个渡口，一座南川楼
在楼前的河心取水
才能酿成最清冷的沧酒

在南川楼沽酒，可以获赠一朵浮云
一只鸟因为飞得太快，甩掉了自己的阴影

人们在楼上饮酒，影子投在水中
人们在船上饮酒，月光落满桥头

我和南川楼有一杯酒的时差
河水中浮现倒置的镜像

南川楼一开始破碎
后来又完好如初

清风楼

晋代繁华地，
如今有此楼。
——《元统乙亥余录囚至沧州坐清风楼》[元]萨都剌

一次登楼就是一次怀古
仿佛过去总是更加繁华

怀古时楼已经不在了
而清风是不限量的

一座楼足以铭记一个人
萨都剌，是你的诗留住了清风楼
还是清风楼留住了你的美名

多么好的黄昏
夕阳擦着屋檐缓缓落下
楼台变成一幅剪影
分不清新与旧，古与今

评论

可感的沧州宋城

——殷玉萍《水浒时代的真沧州》读后

卢竞芳

在这个比往常年都炎热的夏季，我有幸读到了沧州晚报副总编辑殷玉萍的新书《水浒时代的真沧州》，真的是有一种特别“爽”的感觉。仿佛跟随作者一起，拨开沧州这块土地因林冲发配而蒙上的种种荒凉、野蛮的迷障，穿越到遥远的北宋时期，知道了沧州在那时就已经辖境广阔、交通便利、人兴物丰。看到了那些我们至今还仰慕的文化历史名人在北宋年间就已来过沧州，并为我们留下了远远近近的背影和深深浅浅的足迹。我们终于可以趾高气扬地面对那些拿“林冲发配”说事儿的外地人和以“林冲发配”为由躺平的本地人了。说实话，我都有些羡慕那些生活在宋代的沧州先民了。他们何其有幸，能受到欧阳修、司马光、包拯、何承矩、权邦彦、李肃之、李参等名相能臣的泽被和教化，能在产生张知白、贾黄中、刘挚、李之仪、索湘等沧州骄子的土地上与北宋相遇啊！

这是一部可信的沧州宋史。说它可信，是因为虽然它不是一部专门的历史著作，其作者也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但是文中所有历史史实和人物的介绍，都是经过大量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极其艰难的考证而形成的，并且力求做到言必有出处。例如，为了真实可信地写出包拯在瀛州知州任上的建树和他与沧州的渊源，作者就先后查阅参考了《宋史》卷八十、卷三百一十六，《包孝肃奏议集》卷七、卷十，《闻见录》卷十，《包公传》《宋诗纪事》卷十一，《宋代经济史》，乾隆《沧州志》，明《百家公案》，民国《沧县志》等多部专著。作者写李之仪，没有直接写他的文学贡献和历史地位，而是通过一系列他与苏轼、苏门四学士、米芾、贺铸、沈括等一批北宋名人在不同时期密切交往的感人故事，让我们这位老乡在文坛的地位更加突出、更加光彩照人。

这是一串可传的沧州故事。说它可传，是因为书中呈现给读者的文字，不是纯古文的转载和堆积，因而就没有了读古文的艰涩，有的是散文的活脱和灵动。作者或是在史实中发现细节，讲出故事，特别是注意勾勒连接起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利用了名人及名人间的关系效应，以人物为线索，把一个个历史名人与沧州的渊源，变成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尽可能地去还原北宋年间沧州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风土人情，便于读者记忆和讲述。或是借用该人物的名言、名迹，快速拉近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比如写沧州名僧释清满，作者开头写到：人们常用“挂羊头，卖狗肉”比喻用好的名义作幌子，实际上做坏事。而这句俗语，源于佛家一位高僧的禅语。这位高僧就是北宋时期的沧州名僧释清满。讲述“文武权公”权邦彦去世后，“是那位写下‘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杨万里，为他写下了一篇洋洋大观的墓志铭。”讲述徐铉时，“赵匡胤那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被徐铉逼出的狠话”等，以最直接的方式让读者快速了解所讲述的人物，并引发一系列联想，从而加深了印象。另外还有许多流行语言，比如“按下北宋灭亡的快捷键”“靖康危难中的逆行者”等，极具时代感，极易被读者接受和流传。

这是一座可感的沧州宋城。说它可感，是因为经过作者10年间的收集考证，该书史料集中、真实，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宋代沧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在作者的笔下，沧州宋城距离我们不再遥远和陌生，成为一座活的沧州宋城。这里有司马光在清风楼的唱和，有何承矩的蓼花泛舟和他成就的稻花飘香，有享有“通商”特权而富甲一方的盐业，以及酒业、农桑和铸铁业，更有缘边贸易带来的开放和包容。有沧州的木马、凌床，菊香枣红，还有与官兵百姓并肩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李知州、以军粮换盐，维持百姓生计的孟元知州，招抚流民的田京知州。

感谢玉萍，耗费10年的业余时间，凭一己之力，从浩繁的历史书籍中给我们理出一条脉络，引出一系列人物和故事，给我们清楚地还原了沧州在宋代的真实面目。同时，因为作者不愧是做过多年新闻、编辑的大家，她呈现给我们的文字既有新闻的敏锐、严谨，又有散文的优美和收放自如。且叙事条理，语言生动，富有时代气息。整本书文字流畅，编排有序，装帧精致。几乎没有错字别字，这在大量良莠不齐出版物充斥的当下，更是十分难得。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无数次想起玉萍那瘦得可怜的身影，于是特别想知道她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在电话里，她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因为热爱。”是的，也只能是热爱，就像孩子热爱自己的母亲，容不得别人对她有一点点误解一样，她要为沧州据理力争，为家乡正名。也正是因为有了许许多多无比热爱这方土地的“殷玉萍们”，我们的历史文化血脉才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历久弥新。

故填《清平乐》一阙，谨以此向玉萍表示新书付梓的祝贺和深深的敬意：

悠悠十载，伏案披霞霭。钓玉攒珠翻史海，只为沧州添彩。

一腔赤子情浓，瘦肩偏向西风。拂去烟尘千幛，终还古郡真容。

秋韵（工笔画） 李俊才 作

行走

夜航船

赵贵靖

暮色渐深，三三两两的游人陆续弃舟登岸，游船兀自泊在柳枝掩映的岸边，热闹的河面渐渐沉寂下来。我们夜游的三人，登上一艘小巧的游船出发了。粼粼层层的水面，被一层光影轻覆，是疏淡的月光和渐次亮起的灯光。月亮被薄薄的云层轻遮，稀疏的月光就有些迷离，白日灼热阳光蒸发起水汽又将光影罩住，运河像轻遮薄纱的舞台，透着迷幻朦胧的意境。两岸树木以垂柳为主，夹杂白杨、金叶榆、果树以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风景树，高低错落地排列，灯影里黛色灌木、芦苇丛，像时间深处的符号，将树木标点。

一座上书“南川古渡”的高大复古牌楼，藏匿了无尽的沧桑，神秘的身影里有着写不尽的地老天荒。灯影里的古渡口璀璨着新颜，闪着繁华的夜景，水下厚厚的泥土覆盖着沉船的遗骨、宋瓷的碎片。层层叠叠的水面留下一幅幅跌宕起伏的画面，一条河说出那么多的漕运、航行、古道、瓦当、残砖。曾经的王朝已化作轻尘，曾经的商船林立、不熄的酒肆灯火、笙歌艳舞也只是运河里的一朵浪花、一个倒影。悠久的运河文化与现代生活相映相融，春去秋来，草木荣枯，悠悠天地岁月长河，灯光照亮的新景、喜悦与幸福像绵延不绝的流水，在两岸结出累累果实。

船在市中心穿行，两岸熙攘的市声飘荡在水面，渺茫的回响荡在耳际，像是水底的回响。贴近流水的灯影，溢着霓虹、闪着街市的繁华，绚丽的灯光将清风楼、南川楼、朗吟楼三颗璀璨的明珠，照耀得金碧辉煌、恍若仙境。行至南环桥，适逢一场灯光秀，一场全新的视觉、听觉盛宴，迎面射出的五彩灯光，在水面交相辉映、重叠、堆积，映射出斑斓的绿、红、黄、蓝，一道道彩虹绚丽多姿，沿着水面匍匐前行又统统被流水吸收，音乐在水面发出的回响，是另一种天籁，令人心潮澎湃，又恍若隔世。我们三人像三朵细微的浪花，相挨着坐下，极力按捺内心的狂跳，尽情享受这流光溢彩的惊奇。

游船驶出市区，歌声、车喧渐行渐远，时断时续的虫鸣充盈耳鼓。时令入秋，收获渐近，扑面而来的水汽，夹杂着两岸果实的香，以及玉米、谷子的淡香。百亩桃园的桃子已摘尽，苹果已挂满枝头，在稀疏的灯影里闪着彤红。沿岸一处白墙乌脊的马头墙建筑，在流水的映衬下颇有几分江南水乡的意韵。江南的水稻该近成熟，一脉流水就有稻谷香了。

拐了一道弯，两岸灯光愈加稀疏，两岸绿色植物呈现一片黛色，景色愈加模糊。四周俱寂，流水的声响更加清晰，灯影里的运河一直托着两岸行走，水流到哪里就将光带到哪里，而游船上的灯光又将水面照出一片白。偶有大鱼跃出水面，惊起我们几人呼喊，打破这寂静。若把市区运河比作浓妆艳抹，则此时素颜的运河褪去铅华，每一朵细小的水花都清晰可见，每一朵水花都是一个音符、一个故事。此时，我们看运河，看流水汤汤，相看两不厌。河水滋润着两岸万物，运河是万物的，草木的水色携着运河行走，运河是睿智的，在四面奔涌的草木翠黛的背景下，灯影里的运河容纳着高尚与卑微，有着大悲悯的胸怀，一种大情怀、大气魄、大格局。

途经王希鲁村，远望红漆的盘龙金柱，在灯影里像大大的惊叹号，像节制的沉思。本想走进御碑苑，看看夜幕下的乾隆御碑，该是笼罩着何等的神秘与庄严。偏偏天公不作美，细雨悄无声息下落，随后雨点大起来，周围一片喧嚣。透过雨雾，看到岸上灯影里碑廊的轮廓，那些名人诗词碑刻以及遗存古迹的景观与我们擦肩而过。

回到南川古渡，灯光将一对站立在沧曲桥上的恋人的身影映在流水里，让人贪恋。我们三个顺台阶上岸，游兴未尽，频频回首依依不舍地在寂静的河面搜寻，打捞夜景。夜雨将灯光投到水面的光晕扩散，夜风吹过，水面像是线装书，在灯影里一页页翻过，闪着无数珍珠的光，街市映在灯光的流水里有着无法比拟的美，像在天上。所有的一切都将随着记忆带入明天的生活，穿越狮城的这段运河也将被封存记忆深处，那是一种焕发生机活力的不被时间抹去的美。

在场

园博园畅游记

韩焕峰

处暑节气的第二天，天气逐渐凉爽，又是阴天夹带零星小雨，气温很适中。为尊老敬贤，几天前我就计划好这一天，陪同我社艺术导师92岁高龄的刘芳廷老先生，去游园博园并参观大运河非遗展馆。此活动我认为很有必要，其一是刘老身体尚康健硬朗，出来看看沧州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其二在园博园凝聚楼中正展出沧州印社集体创作“沧州名胜百印展”，其中就有刘老篆刻的首枚印章“沧州铁狮子”。我提前向园博园有关负责人和非遗馆馆长打了招呼，安排好观光车和讲解员。另我让执行社长李泽成带领“印人一家”老少三代全体陪同，由印社办公室主任高国松和印社社员马静驾车及我的孙子韩梓睿一并同行。

定于上午9时在非遗展馆大门集合。准时会合后，馆长刘世生先生和负责观光的张书霞女士在大门等候。寒暄过后，我们便乘上观光车开始游园观光，讲解员刘新颖一路讲解各个景观，她口齿伶俐，如数家珍，详细地介绍着各个景观。当来到沧趣园，徒步进园后首先到凝聚楼观赏我们的“沧州名胜百印展”。随后依次又到“芝兰坊”“沧澜书屋”“鲸州八景”等景点参观，并分别合影留念。第二站参观石家庄园，这时天降小雨路有些滑，就让刘老坐上备好的轮椅参观。石家庄园以展现历代书法为特点，因时间关系不能看得太细，便乘观光车“走马观花”式地去参观其他各市展园。继后，我们又参观了大化工业区遗存展览中心。

最后参观非遗馆。非遗馆是国家建设项目，也是全国唯一非遗展馆。馆内一楼分八个展厅，依次是大运河流经的8个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展品均是各省、市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展品，可谓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参观非遗馆时，刘老执意不坐轮椅，与我们步行参观。8个展厅参观完后，可想而知走了多少步，我问刘老身体如何，累不累？刘老说：不累！没事！刘老您太厉害啦！我得向您看齐——意为到这个年纪也能像他一样。我打趣地说。

中午，我们陪着刘老共进午餐。落座才发现，我们在场的老、中、青、少，共五代人，岂不是“五世同堂”吗？这种场合太罕见啦！大家共同举杯祝愿刘老健康长寿，宝刀不老，艺术之树常青！其乐融融，令人难忘。